



敖德萨档案

The Odessa File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张竝 译

Frederick Forsyth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ER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敖德萨档案

The Odessa File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张竝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THE ODESSA FILE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 ©1972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All-On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敖德萨档案 / (英)福赛斯(Forsyth, F.)著;张竝译. —合肥:黄山书社, 2012.5
(福赛斯作品集)

ISBN 978-7-5461-2810-8

I. ①敖… II. ①福…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846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1209680

敖德萨档案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张 竝 译

出 版 人:任耕耘

责任编辑:张月阳

特约编辑:陈达凯 金 浩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齐 娜

责任印制:戚 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551-5657388

开本:710×1020 1/16

印张:18.25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978-7-5461-2810-8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所有的新闻记者

PROLOGUE



前言



书名中的敖德萨（Odessa）既非俄国南部城市，亦非美国小城。它是一个由6个首字母组成的词语，德语全称是“Organisation Der Ehemaligen SS-Angehörigen”。英语的意思是“前党卫军队员组织”。

正如大多数读者所知，党卫军乃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由阿道夫·希特勒一手创建，并归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1933年至1945年间，纳粹统治德国，党卫军执行的就是纳粹设定的特殊任务。据说这些任务涉及第三帝国的安全，事实上，它是为了贯彻希特勒的野心而将德国和欧洲所有他认为“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悉数消灭，永久性奴役“斯拉夫土地上的低等种族”，灭绝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个犹太人，无论老幼妇孺。

在执行这些任务时，党卫军组织屠杀了约1400万人，其中包括约600万犹太人、500万俄罗斯人、200万波兰人、50万吉普赛人和50万其他国家的人民，尽管很少提到，但这其中还包括近20万非犹太裔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这些人或是精神上有残缺，或是身体上有残缺，要不然就是所谓“帝国的敌人”，如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编辑、记者和教士。他们敢于批评时政，拥有良心和勇气，后来，这其中还包括了被怀疑对希特勒不再忠心耿耿的部队军官。

党卫军被摧毁之前，它的名字就是由这两个首字母“SS”构成，以两道闪电作为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非人道的同义词，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其他任何一个组织都与它不可同日而语。

战争结束前，党卫军绝大多数高官都知道战争已经输定，他们丝毫不抱幻想，很清楚文明人实施报复的时候会怎么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们私下都已做好准备，打算人间蒸发，过新的生活，而让所有的德国人民去承担世人对逃犯的谴责。为此，党卫军将数额巨大的黄金偷运出境，将它们存入不计其数的银行账户，并备好假的身份证明，逃亡的渠道畅通无阻。当盟军最终攻占德国时，大批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都已逃匿无踪。

帮助党卫军逃亡的组织就是敖德萨。该组织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确保将

这些杀人犯送往环境更为友好的国家。当这项任务完成时，这些人的野心也开始膨胀起来。许多人从未离开过德国，盟军管治的时候，他们用假名和假身份证明留居在当地；另一些人则利用新的身份证明偷偷溜回国。极少数位高权重者则留守国外操控该组织，因为流亡生活既舒适又安全。

敖德萨在当时乃至现在一直有五重目的：使前党卫军队员潜伏进入盟军1949年新创建的联邦共和国的各行各业；渗透到政党的活动，至少是渗入到各政党的基层组织中间；资助任何一名接受审判的党卫军杀人犯，让他们受到最好的辩护，在审判对以前的“同志”不利时，想尽一切办法破坏西德的司法公正；确保前党卫军队员及时进入工商业领域，以便在1945年后重建西德的经济奇迹中渔翁得利；最后，向德国人民灌输这一观点，即党卫军杀人犯事实上都是普通的爱国士兵，他们只是在为祖国尽心尽责，绝对不应受到司法和良心对他们的无益指控。

所有这些任务都有强大的资金作后盾，因此，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简直就是将西德法庭的正式判决视同儿戏。敖德萨好几次改姓更名，始终设法否认自己的组织身份，结果许多德国人都以为敖德萨并不存在。但答案很简单：它确实存在，以骷髅头为徽标的“同志们”也仍然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其目标几乎悉数达成，但敖德萨偶尔也会落败。最糟的一次就发生于1964年早春，当时有一包文件突然寄到了波恩的司法部，寄件人不详。对极少数见过该文件上的名单的人而言，这个包裹后来便被称为“敖德萨档案”。

CHAPTER

ONE ●

第一章



每个人似乎都清楚记得，1963年11月22日他们自己都在做什么，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传来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他是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2点22分被击中的，而宣告他死亡的时间则是该时区的下午1点半。那时候是纽约的下午2点半，伦敦的晚上7点半以及汉堡寒夜雨雪交加的8点半。

彼得·米勒去城市远郊奥斯多夫看望了母亲后，正驾车驶回市中心。他总是在星期五晚上去看她，一方面是想瞧瞧她需要些什么东西供周末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每周抽空去看她一次。要是她有电话，他本来是会打电话的，但她没装，所以他只好驾车出城去看她。而这正是她不想装电话的原因。

像往常一样，他打开了收音机，收听西德北部电台播放的音乐。8点半时，他驶上了奥斯多夫公路。离开母亲家已有十分钟时间，这时候音乐放到一半停住了，播音员的声音响了起来，很紧张。“注意，注意。现在开始播报。肯尼迪总统去世了。我重复一遍，肯尼迪总统去世了。”

米勒的视线离开路面，盯着收音机上方闪着暗光的频率波段，似乎他的眼睛能够否认耳朵所听到的内容，让他确信是自己调错了台，而这个电台只是在造谣而已。

“天哪。”他悠悠地吸了口气，踩住刹车放慢车速，驶到了路的右侧。他抬眼瞅了瞅，就在这条经过阿尔托纳区通往汉堡市区的漫长而宽阔的笔直公路上，其他司机也都听到了同样的广播，正纷纷刹车停到路边，仿佛开车和听广播之间突然变得互不相容似的，尽管过去他们都是边开边听的。

收音机里的轻音乐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葬礼进行曲》，显然所有的DJ都不得不这么做。播报间隙，他读了读直接从电传打字机上传过来的进一步消息，消息是从新闻编辑室里传来的。细节开始填充进去：敞篷车驶入达拉斯城，持步枪者是躲在一所学校图书馆的窗户后边开的枪。没有提到逮捕。

米勒前面那辆车的司机走下车子，朝他走过来。他走近左边的车窗，发现司机的座位竟然在右边，于是又绕了过来。他身着尼龙皮领夹克衫。米勒

摇下车窗。

“你听说这事了吗？”男人朝车窗弯下身问。

“听说了。”米勒说。

“简直是发疯了。”男人说。在汉堡、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都走到素不相识的人跟前讨论这件事。

“你认为这是共产党干的吗？”男人问。

“我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是他们干的话，就有可能意味着战争。”男人说。

“说不定吧。”米勒说。他希望这男人走开。身为记者，他能想象出全国各报社一片忙乱的景象，每一个编辑部人员都被叫回来，加班加点弄出个精彩的版面，就是为了明天一早就送到人们的早餐桌上。讣告要准备，无数条即时消息需要建立关联，还要排版，电话线则被那些声嘶力竭的人打爆，他们都想得到详细信息，多多益善，而这都是因为有个男人头部挨了子弹，正躺在达拉斯城里的停尸桌上。

米勒有点想回到报社编辑部上班，自从3年前成了一名自由记者，他就专门在做国内新闻的专题报道，整天同犯罪事件、警察和黑社会打交道。母亲很讨厌他这份工作，埋怨他同“不三不四的人”厮混，而他争辩说自己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炙手可热的新闻调查记者，但这却并没有让她相信，记者这一行是值得自己的独生子去干的。

当收音机播放新闻的时候，他的头脑正在飞速旋转，想找出一种能在德国国内加以配合的新“角度”，从侧面来记述这个大事件。波恩政府的反应会由波恩的报纸编辑报道；有关同年6月肯尼迪造访柏林的回忆，也会从柏林报道出去。看来他根本就做不出什么好的专题图片报道，卖给任何一家德国的图片杂志社，而这些杂志社就是他这类记者最好的买主。

靠在车窗上的男人感觉到米勒的心不在焉，还以为他沉浸在总统死去的悲伤之中。他很快打住了世界大战的话头，举手投足也显得庄重起来。

“是啊，是啊，是啊，”他识时务地低声咕哝道，就好像自己自始至终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狂暴的人民，这些美国人，记住我的话，狂暴的人民。他们骨子里就有点暴力，而我们这儿的人根本就理解不了。”

“那是。”米勒说的时候，思绪仍旧飘在远方。这人还算知趣。

“好了，我得回家了，”他边说，边直起身子，“再见了。”他起身朝自己的车子走去。米勒这才意识到他走了。

“好啊，晚安。”他冲敞开的车窗外叫道，然后便摇上窗子，将远处易北河刮来的雨雪挡在了外面。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换上了缓慢的进行曲，播音员说当晚不会再播放轻音乐，只放新闻快讯和适合的音乐。

米勒往后一靠，陷入了这辆“美洲虎”舒适的皮椅里。他点了根“罗斯·亨德尔”香烟，这种黑烟丝的无过滤嘴香烟味道很冲，这是又一件让他母亲抱怨连连的事，她的儿子着实令人失望。

如果……或者如果不……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去琢磨总是很有诱惑力。当然通常是白费力气，因为可能发生的事是最难以预测的秘密。但如果那天晚上米勒没有打开收音机，他也就不会在路边停上半个小时，这样说倒是一点没错。这样他就既不会见到救护车，也不会见到所罗门·陶伯或者爱德华·罗什曼，而四个月以后，以色列共和国也就有可能会不复存在。

他抽完烟，边听着收音机，边摇下车窗，把烟蒂扔了出去。一摁下按钮，XK150S型“美洲虎”流线型长方形发动机罩下的3.8升引擎一声轰鸣，便转入往常那轻快的嗡嗡声，如同一只想要冲出牢笼的困兽。米勒打开两只车前灯，看了看车后，便驶入了奥斯多夫公路熙来攘往的车流之中。

他驶到斯特莱兹曼大街的红绿灯附近，正赶上红灯，身后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救护车从他左侧疾驰而过，警报器的哀鸣声忽起忽落，在马上要冲过红灯时稍稍减缓速度，然后从米勒鼻子跟前驶过，往右拐入了戴姆勒大街。米勒本能地做了反应。他踩下油门，“美洲虎”猛地冲了上去，跟在救护车后面飞驰，保持20米的距离。

他刚跟上，又想不如开车回家，或许什么事也捞不着，但谁知道呢？救护车意味着出了麻烦，而麻烦或许意味着能弄出一个什么故事——如果有人抢先来到现场，赶在那些报社记者之前把整个事情搞个一清二楚的话。可能是撞车事故，码头大火，或者公寓房失火，孩子被困在了里面。什么事都有可能。米勒总是在车子的仪表柜里放着一架带闪光灯的雅西卡照相机，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会在自己眼前发生。

他知道有一个人，1958年2月6日在慕尼黑机场候机时，正碰上那架搭载着曼联足球队飞机在离他几百米处坠毁了。这个人根本不是专业摄影师，但他飞快地拿起滑雪度假时随身带的相机，拍下了飞机起火燃烧时的最初几张独家照片。图片杂志付了5万多马克买了这些照片。

救护车在阿尔托纳区狭小肮脏的街巷中蜿蜒穿行，拐过左边的阿尔托纳火车站，径直朝河边驶去。驾驶这辆前端扁平、车顶高耸的“梅塞德斯”救护车的人，很熟悉汉堡，也很会开车。米勒感觉到“美洲虎”的后轮因下雨而在卵石路上打滑。

米勒望见门克汽车零件仓库一晃而过，又过了两条街，他原先的问题便找到了答案。救护车开进一条破旧肮脏的街道，照明很差，在雨雪横飞中显得昏暗阴沉，路旁是一些残破不堪的公寓和出租房。救护车停在一所房子前，有一辆警车早已经停在那儿，蓝色的顶灯盘旋着，散发出幽灵般的光芒，投射在一群聚在门边看热闹的人脸上，显得阴森森的。

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斗篷雨衣的警官冲着人群大声嚷嚷着，让他们退后以便在门前为救护车腾出地方。“梅塞德斯”开了过去。司机和救护人员爬下车子，奔到车尾，抬出一副空担架。与警官简单交流两句后，他们便冲上了楼。

米勒把车停在路对面二十码外的路沿上，抬眼看去。没有撞车，没有火灾，也没有困在火里的孩子。说不定只是谁心脏病突发吧。他下了车，慢悠悠地朝围拢在出租房门口的人群走去，警官在这里清出了一个半圆形的空地。

“我能不能上去？”米勒问。

“当然不能。和你没关系。”

“我是记者。”米勒说着，掏出了汉堡市记者证。

“我是警察，”警官说，“谁都不让上去。楼梯太窄，很不安全。救护人员马上就要从那儿下来。”

他块头很大，身高6英尺3英寸，穿着斗篷雨衣，手臂大张把人群往后压，就像谷仓大门般屹立不动，倒是很适合在汉堡的危险地段当警官。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米勒问。

“不能说。过会儿去警署问吧。”

有个穿着便装的男人从楼梯上下来，走到了人行道上。“大众”牌巡逻车顶的转灯掠过了他的脸，米勒认出了他，他们曾是汉堡中央高中的同学。他现在是在汉堡警察局的一名初级警探，在阿尔托纳区中心分局当差。

“嗨，卡尔。”

年轻的警探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便转过身，朝警官背后的人群扫了一眼。警车车灯又一次转到人群的时候，他发现了米勒，便扬起了右手。他脸上露出笑容，半是高兴，半是生气。他冲警官点点头。“没事，警官。他不会找什么麻烦。”

警官放下胳膊，米勒便冲了过去。他同卡尔·勃兰特握了握手。

“你在这儿干什么？”

“跟着救护车来的。”

“真是个专嗅血腥味的秃鹫。这些天你都在干什么？”

“老样子。自由职业。”

“看样子，肯定赚了很多钱了吧。我老是在图片杂志上看到你的名字。”

“混日子嘛。听说肯尼迪的事了吗？”

“是的，糟透了。他们今晚准得把达拉斯翻个底朝天。幸亏那儿不归我管。”

米勒朝租房幽暗的门厅扬了扬下巴，那里只有一只低瓦数的没有灯罩的白炽灯泡向剥落的墙纸投去昏黄的光晕。

“是自杀。开了煤气，邻居走到门边闻见了，就给我们打了电话。幸好没人划火柴，到处都是这股味。”

“不会是什么影星吧？”米勒问。

“那可不，他们总是住在这种地方。不，这回是个老头，看上去死了有好长时间了。每天晚上都有人这么干。”

“是啊，不管他现在去了哪儿，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

警探微微一笑，转过身，那两名救护人员正从最后七级吱嘎作响的楼梯上艰难地挪下来，将担架抬进门厅。勃兰特看看周围。“让开点，让他们过去。”

警官立马响应这声叫喊，把人群往后推去。两名救护人员走上人行道，绕到打开的车门边。勃兰特跟着他们走去，米勒则跟在他后面。米勒并不是想去看一下死人，他根本就没这种打算。他只是跟着勃兰特走。救护人员来到车门边，前边那人抬起担架一端放到滑道上，后面那人便准备把它推进去。

“等一等，”勃兰特说，他撩起盖在死者脸上的一角毯子，扭过头来解释说，“只是例行程序。我得写一份出警报告。”“梅塞德斯”救护车内的灯光很明亮，米勒只用两秒的时间瞥见了自杀者的脸。他最初仅有的印象就是，自己还从没见过这么苍老、这么丑陋的脸。即便说是煤气中毒造成了这种效果，但瞧那皮肤上的灰暗斑点，嘴唇边的青痕，这个人活着也不会有多漂亮。稀稀拉拉的几绺头发粘在光秃秃的头皮上，眼睛紧闭，面部凹陷，憔悴消瘦。由于假牙失落，两边脸颊好像给吸了进去，都快在口腔内碰到一起了，使人想起恐怖片里的鬼魂。嘴唇几乎看不见，上唇和下唇都布满了垂直的皱纹，让米勒想起了自己曾在亚马逊盆地看见过的那种干瘪的人头，那上面的嘴唇就被当地土人缝合在了一起。更让人恐怖的是，这人的脸上似乎有两道惨白的、锯齿状的疤痕，每一道都是从太阳穴或耳朵上缘一直划向嘴角。

勃兰特飞快地瞥了一眼后，便盖好毯子，冲身后的救护人员点点头。他后退一步，那人就把担架推进架位，关上车门，绕回驾驶室他同事那儿。救护车远去后，人群开始四散，警官的沙嗓子还在吼道：“好啦，都结束了，没

有什么好看的啦。怎么还不回家？”

米勒看看勃兰特，扬了扬眉毛。“真有意思。”

“是啊。可怜的老家伙。没有你感兴趣的事吧？”

米勒苦着脸。“一点都没有。就像你说的，每天晚上都有一起。今天晚上全世界有多少人死去，谁也不会去注意。对肯尼迪的死就不是这样了。”

警探勃兰特揶揄地笑了起来。“你们这些混账的记者。”

“事实如此嘛。肯尼迪的事大家才想看。他们会花钱买报纸。”

“好吧，我得回警署了。再见，彼得。”

他们再次握了握手，便分开了。米勒掉头驶向阿尔托纳火车站，再从那里转向市中心开去，20分钟后，他的“美洲虎”便驶入了汉莎广场的地下停车库，车库距他住的公寓有200码远，他在那座公寓的顶层有一套房间。

整个冬天都在地下车库里停车费用是相当高的，不过这是他允许自己享受的若干奢侈项目之一。他喜欢他那套租价相当昂贵的房间，因为它位于高处，可以俯瞰熙来攘往的斯坦大街。对于吃穿，他倒不太在乎。他29岁，身高近6英尺，有着一头蓬松的棕发和一双让女人着迷的棕色眼睛，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昂贵的衣着。有个对此颇为羡慕的朋友曾告诉他：“你在修道院里都可以招蜂引蝶。”他哈哈大笑，同时心里挺高兴，因为他知道这是实话。

生活中最令他着迷的是跑车、做新闻报道，还有西格丽德，尽管他有时不免羞愧地承认，如果必须在西吉和“美洲虎”之间作选择的话，西吉就不得不另觅情人了。

停好车后，他站在车库的灯光下瞅着“美洲虎”。这辆车，他怎么看都看不够。即使在街上走近它时，他也会停下脚步欣赏起它来。偶尔碰到行人经过，不知道这是米勒自己的车子，也会停下脚步，说句：“那是辆好车。”

他自己动手保养这辆车，星期天穿上工装裤，往往一连几个钟头钻到车身底盘下面，或半个身子埋在引擎之中。车子有三个SU汽化器，所消耗的汽油成了他经济上的一笔主要负担，而且德国的汽油价格昂贵，但他心甘情愿

愿花这笔钱。当他在敞开的高速公路上猛踩油门，听着排气管发出怒吼声时，或者感到车子在盘山公路的拐弯处呼啸着急转弯的那股冲劲时，便会觉得这很值。他甚至把前轮上那个独立悬架换成了硬悬架，而由于后轮上本来就有硬悬架，所以它拐弯时稳如磐石，别的司机若想赶上它，就得在座位上大大颠簸一番了。车子刚买回来不久，他就把它喷涂成黑色，车身两侧涂了一道长长的黄色条纹。车子是在英国的考文垂生产的，而且并非用于出口，所以方向盘是在右边，超车时偶尔会引起些麻烦。不过这使他可以用左手换挡，用右手把住抖动的方向盘，而这倒正合他意。

他至今还觉得能买下这辆车真是运气不错呢。那年初夏，他在一家理发店里等着理发时，顺手翻开了一本流行杂志。他通常不会去看明星们的八卦消息，但恰好那时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中心跨页上是介绍四个留着蓬松头发的英国年轻人如何迅速成名和蜚声世界的。图片最右边的那张长着一个大鼻子的脸他不认得，可另外三张脸却似曾相识，让他好一番搜肠刮肚地回忆。

他也不熟悉使这个四人组合成名的那两张唱片的名字：《请让我开心》和《爱我吧》，但这三张脸却让他琢磨了整整两天。他终于记起，一年多以前，1962年，他们曾在绳索大街的一家小酒吧里演唱。他又花了一天时间去回忆酒吧的名字，因为他只去过那儿一次，当时是为了跟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喝酒聊天，想从他口中搞到圣保利黑帮的情况。那是明星俱乐部。他去那里翻看1962年的节目单，找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当时是五个人，三个他认得，另外两人叫皮特·贝斯特和斯图亚特·塞特克里夫。

从那儿他又去找曾经为演出策划人贝尔特·坎普费尔特拍摄广告照片的摄影师，从他手中买到了他所有照片的版权。他的报道《汉堡是如何发现甲壳虫乐队的》几乎登上了德国所有流行音乐杂志和画报，在国外也被大量转载。他赚到钱后，便买下了这辆“美洲虎”，他是从一间汽车展示厅里看到它的，有一位英国军官因他妻子怀孕后没法挤进车门，就把车子放在那儿转手出售了。他为了聊表谢意甚至还买了几张甲壳虫乐队的唱片，不过只有西吉听过它。



他下了车，顺着斜坡走上大街，回到了公寓。现在已临近午夜，尽管他母亲像往常一样当晚六点钟让他饱餐一顿，但他又觉得饿了。他做了一盘炒鸡蛋，听着午夜新闻。都是关于肯尼迪的消息，明显带有德国人的观点，达拉斯那儿还没有传来进一步的消息。警方仍在搜寻凶手。播音员长篇大论地说着肯尼迪如何如何热爱德国，说他今年夏天曾拜访过柏林，还用德语说：“我是柏林人。”

电台后来播放了一段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的悼词录音，他的声音充满了情感。其他一些悼词则由总理路德维希·埃爾哈特和刚在10月15日离职的前总理康拉特·阿登纳宣读。

彼得·米勒关上收音机，上了床。他希望西吉能在家，因为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想搂着她，兴致起来后就同她做爱，完事后他就能睡个甜甜的好觉。这很让她恼火，因为做完爱后，她总想谈谈结婚生孩子的事。但她跳舞的那家夜总会要营业到凌晨四点，周五晚上常常更晚，因为那时候外地人和游客都会聚集在绳索大街，准备花比餐厅价格贵上十倍的钱为穿着低胸衣、露着胸脯的姑娘买香槟喝，而西吉的胸最丰满，衣领也开得最低。

于是他又抽了根烟，在1点45分孤单地睡着了，还梦见了阿尔托纳贫民区内那张因煤气中毒而显得阴森可怖的老男人的脸。

当彼得·米勒半夜在汉堡吃他的炒鸡蛋的时候，有五个人正在开罗郊外金字塔附近紧靠一所骑术学校的一栋房子里举杯畅饮。那儿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五个人吃饱喝足后，兴高采烈，因为四小时前他们听到了来自达拉斯的新闻。其中三人是德国人，另外两个是埃及人。这所骑术学校是开罗社交界精英以及数千名德国侨民最喜爱的聚会地点。宴会的主人、这所学校所有者的妻子早已睡去了，让这五个男人一直聊到半夜三更。

坐在紧闭的百叶窗边一张皮靠背安乐椅上的是汉斯·阿普勒，他原是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主管的纳粹宣传部里的一位犹太专家。阿普勒在二战结束